

“一月白头”的他，仍留守武汉

记国内首位重症医学博士邱海波与他的重症攻坚团队

本报记者邱冰清、蒋芳

4月15日，最后一批撤离的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返回北京。国家医疗队顶级医护专家继续留守武汉，加入国家专家督导组团队，攻坚最后的“重症堡垒”。其中，江苏援助湖北的医疗工作者有10人。

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委副书记邱海波，从1月19日驰援湖北至今，已在前线奋战近百天。

邱海波还没回来

邱海波是江苏援湖北医疗队中的权威专家，记者一直在约他的专访，希望听他仔细讲讲在武汉一线与死神“抢人”的故事。

4月13日下午，最后一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205人撤离武汉，平安飞抵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记者在人群中仔细找了好几遍，都没能找到邱海波。

记者联系上邱海波的学生、同在武汉支援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潘纯，“最后一批都回家了，你们怎么还不回来？”

“我们又被留下啦。”1月19日，邱海波临危受命奔赴武汉。一周后，潘纯赶到武汉与老师会合。3个月时间，他们一直忙着救治武汉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

重症医学是“鬼门关”前最后的“救命场”。加强重症患者救治，是降低新冠肺炎病亡率的关键。作为我国第一位重症医学博士，54岁的邱海波已不是第一次支援一线。2005年四川省猪链球菌病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救治重伤者，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2010年玉树地震……一次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最前线，邱海波都在。

在武汉的90多天，邱海波鲜少“露面”。

4月初，有组照片在网上“火”了。媒体刊发了邱海波2月20日和3月30日的对比照片，称“抗疫专家一月白头”。没那么夸张。我到武汉只带了唯一一件外套，你看对比照里外套颜色都变了，明显是曝光度问题。”邱海波在电话里一再跟记者解释。

另一张照片在中大医院的群里传得很火。第三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晁亚丽2月18日悄悄“偷拍”了一张合影：左边是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专家杜斌，右边是邱海波，一人手上拿着一片面包。照片背后的故事是，某日杜斌和邱海波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结束查房已是下午一点，因为赶着去下一家医院查房，两人顾不上吃午饭，随手拿了片面包匆匆离去。

其实，在武汉重症患者集中收治的医院，很容易“抓到”邱海波。

初到武汉时，邱海波搭乘政府预约车巡查各家医院，每次到医院时间不固定、车辆不确定，出入医院都要走程序。他觉得太浪费时间，就申请了一辆车，每天自己开车，最多一天能跑三四家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就是



▲对于媒体“一月白头”的报道，邱海波一再解释说，“没那么夸张”“明显是曝光度问题”。

(图片来源网络)

他定点巡查的医院之一，几乎每天他都去三个重症病区查房。

“他不走正常电梯，要去运送医疗垃圾的电梯那等他。”潘纯告诉记者，三个病区分布在三个楼层，为节省进出污染区穿脱防护服的二三十分钟时间，邱海波每次都乘坐运送医疗垃圾专用电梯，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来不及休息，另一方面还能省一套防护服。

白天深入重症病区了解患者病情，晚上揣摩研究治疗方案，总结治疗流程，探索治疗路径。无症状的低氧血症比呼吸衰竭要更早引起重视，俯卧位通气可以改善患者呼吸……邱海波先后参与了第2版到第7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的制定工作，明确了重症、危重症患者治疗路径。

没能回家的除了邱海波，还有很多才下一线又开始转场的医生。疫情发生以来，邱海波的重症医学团队成员分别在江苏、湖北黄石、湖北武汉奋战。其中，作为江苏省卫健委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的杨毅，疫情期间往返江苏各市，车程近5万公里。在杨毅等医护人员共同努力下，江苏实现631例本土病例全治愈、零死亡。4月14日，她又赶往黑龙江支援医疗救治。

“临床医生”邱海波

在武汉，邱海波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但他更看重的是自己“临床医生”这个身份。

“医生，就该是临床医生，临近、靠近、扎根在病人床边。”邱海波说。常规肺炎病人低氧状态下有明显的症状，例如嘴唇甚至全身发紫、呼吸频率快、胸闷。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因心肌受损，低氧状态下嘴唇没那么紫、心率

不快、呼吸频率也不快，被称为“沉默性低氧血症”。也因此，很多病人从轻症转重症几乎没有征兆，更需要医护人员及时监控血氧饱和度，及时做氧疗、插管等。

“只有突然发现的病情变化，没有突然发生的病情变化。重症病人的生命都是在病床边上盯出来、抢回来的。”这是邱海波从医30多年来的第一个心得。他还记得自己治疗的第一个重症患者，那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脑梗患者，入院后7天心脏骤停，皮肤皱褶捏起来能“站”住。邱海波守在病人床边，每5分钟看一次血压和心率，根据病人情况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几天后病人好转。这让他体会到，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要清楚病人的动态，才能当好“生命的守门员”。

90多天来，他每天辗转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医院，一直战斗在“红区”。初期有些医护人员对床边抢救等高感染风险的操作心存顾虑，邱海波就自己上，用行动给大家鼓劲，“不要怕，插管确实有风险，但只要我们做好防护，是不会被感染的。”巡诊中，邱海波发现俯卧位通气几乎对所有重症病人有很好的效果，虽然穿着厚重防护服，他也常常坚持自己动手，下午查房时把病人翻过来，第二天早上查房时再把病人仰过来。在他的推动下，这一治疗方法被写入诊疗方案。

“新冠病毒具有非常诡异、隐匿的特点，对重症救治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在最具挑战的现场，给病人最多的生命机会，这就是ICU医生的使命。”邱海波说。

除了不断完善诊疗方案，邱海波还与“国家队”的专家们一起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例如，他们建议在3家定点医院基础上增设综合医院收治重症患者，武汉市很快确定了

十余家收治重症、危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床位达到9000多张。

严师邱海波

1988年邱海波毕业进入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工作。1991年他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3年后被保送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7年顺利毕业成为国内第一位重症医学博士。面对留在协和还是回到南京，他选择挑战“一片空白”——参与完善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建设。近5年，这个科室为全国培养重症医学骨干医生、护士500余名。

作为老师，邱海波是出了名的严格，对工作错误“零容忍”。他指导研究生修改学术论文，经常是提纲改了七八遍，综述改了十多遍，正文重写了五遍。学生回答“患者休克时症状”，邱海波接连追问脸色苍白是什么样？意识模糊到何种程度？肢端青紫什么样子？……让学生明白所有知识掌握必须结合临床经验。

因为他负责、细致、严格，每当轮到邱海波巡查，医护人员都感到“压力很大”。

“他不是听汇报就可以过关的医生。每个用药他都非常关注，治疗方案也——一看过，病人如有病情变化，医护人员需要说明情况等，哪怕是一根导管的细节都不放过。”潘纯说。

严师邱海波，带出了一支战斗力爆棚的“鸡血团队”。

困难面前身先士卒。2月1日中午，武汉市金银潭医院3楼重症病区一名患者出现严重呼吸窘迫，必须立刻进行气管插管。潘纯将正压防护罩往头上一套，为病人插管。“我们是医生，职责所在。”潘纯说。

才下3点多钟，王金良背上双肩包再度前往学生家，这次他是要去收取学生们完成好的作业。同样的路线，同样耗时2个小时，王金良没有丝毫的厌倦和疲惫。有时发现学生遇到学习困难，他总会停下脚步，主动对学生产生辅导。

有勇气更有能力。3月18日，欧洲医学期刊《重症监护年鉴》在线发表了《重症关口前移是降低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的关键：江苏经验》。杨毅说，分享江苏“零死亡”的救治经验，是希望能帮助更多国家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团队不是一群人，是一群心。人在一起是‘团伙’，心在一起才是‘团队’。”杨毅说，在中大医院的重症医学团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发挥各自所长。

“特别想念我的‘家人’们，也想问候他们，大家都辛苦了！无论在湖北武汉、黄石，在江苏，在黑龙江，每个人都坚守职责、独当一面、协同作战，大家都是好样的。”邱海波说。

15公里长的乡村小路上，58岁的王金良背着约10斤重的书包，步行去35名学生家中收发、辅导作业。一天2趟，每趟2小时，途经8个自然村，风雨无阻。

王金良是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宋畈中心小学东鲁完全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从教37年来始终坚守在乡村教育一线。疫情影响下，为了不让班上的学生落下功课，他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网课，下午3点出门收取孩子们完成的作业，批改后，第二天一早再去送作业。这样的日子已持续了近50天。

35个学生，15公里路

王金良住在常山县辉埠镇双溪口村。早晨六点半，他便背上一只红色双肩包，穿好运动鞋出门。沉甸甸的双肩包里装着的，是前一天晚上批改好的35名学生的作业本。

因疫情影响，今年2月份，浙江启动了线上教学。起初，王金良也尝试过在线批作业，但效果并不理想。“这些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他们有的父母早早就出门打工，把孩子留给老人抚养，35个学生中，上交作业的不到半数。”王金良说，加上年龄问题，自己对着手机批改，对视力是个很大的挑战。

为了督促学生及时认真完成作业，并掌握他们当天的学习情况，自2月28日以来，王金良采用了最“麻烦”的方式去收发学生的每日作业——走路上门。“这个办法虽然笨拙，但却最有效。”王金良说。

收发作业有固定的路线。35名学生分布在4个行政村、8个自然村，一圈走下来，超过15公里。

“不会开汽车，我会骑电动车，但几十年了我习惯了走路。学校离家10里路，我平时上下班都是走路的。”王老师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学生家收发作业本，还能为学生树立锻炼身体的好榜样。

送完作业，回到家吃过早饭后，还不到早上9点，王金良打开手机，和孩子们同步观看“空中课堂”，教科书上写满了批注。上完课，布置好作业，他也要自己做一遍。“熟悉每道题，才能更好地给学生批改作业。”

下午3点多钟，王金良背上双肩包再度前往学生家，这次他是要去收取学生们完成好的作业。同样的路线，同样耗时2个小时，王金良没有丝毫的厌倦和疲惫。有时发现学生遇到学习困难，他总会停下脚步，主动对学生产生辅导。

“老师能坚持，你怎么不能”

每个学期王金良都会上门家访，学生住在哪个村的哪条巷，王金良“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不少家长，还是他过去教过的学生。

“王老师比我们做父母的还尽职，每次看他给孩子耐心讲作业，我心里都很感动，山村的孩子离不开他。”提起王金良，学生王梦妮的爸爸赞不绝口。

自从王金良上门收发作业以后，老师的作业本被淋湿，躲在路边一处凉亭里，怀里护着的作业本完好无损，全身却因被雨水打湿了。”

王金良的语文课本上标记得密密麻麻。他最喜欢《丰碑》这篇课文，课上每每给学生读到“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自己常常动情落泪。

“1983年参加工作以来，我当了28年班主任。最开始教书的时候，一个月拿26块钱工资，现在生活上过得去。我在本地乡村长大，就想为这里的孩子做点事情。”王金良说，自己是教师，更是一名党员，要对得起每一个学生。

守在乡村教育一线，站好最后一班岗

东鲁完全小学就挨在小山边，学校的小操场至今还是砂石路。学校一共有151名学生，11位老师，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4月21日，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开学返校。王金良教的是六年级毕业班。在他看来，基础阶段的教育除了让孩子们学到一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会做人，培养各方面的良好习惯。

几年来，陆续有不少学生考入县重点初中，走出山区。从教37年，王金良坚守在乡村教育一线，见证了村里的变化：完小的学生在减少，更多家庭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接受更好的教育。

王金良曾获常山县教育系统“最美教师”“德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19年还评上了全国优秀教师。坐在对面办公桌的数学老师程光洪是王金良的“老搭档”，形容他为“老黄牛”：“他一直对学生认真负责，真心、真情对待孩子。”

王金良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网友们纷纷为其点赞：“没有语言能表达现在的心情，只希望老师退休后平安健康，长命百岁”“老师的背上都是农村孩子的希望”……

“读书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王金良说，“还有两年多我就要退休了，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为这些期待走出大山的孩子守好教育的第一站。”(记者许舜达、郑梦雨)新华社杭州4月19日电

海报上的她，终于回了家



▲4月21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谢泽荣接过丈夫杨振国特意准备的鲜花。

新华社记者王曦摄

9岁小男孩的母亲。也正是因为这些身份，她对生死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虽然和丈夫、儿子有万般不舍，但一种对生命的敬意和对世界的善意在强烈地召唤着她，义无反顾向前线走去。

航班落地前半小时，谢泽荣从舷窗里俯瞰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被笼罩在阴霾里。在领队的组织下，全机的医护人员开始将普通口罩统一更换为医用N95口罩。

机场是空无一人的寂静，唯一碰到的，是相向而来并肩作战的齐鲁医院医疗队，两队人马互相致敬。“那一刻似乎有种仪式感，突然感到我是几万名奔赴前线的抗疫国家队的一员，是为国而战的勇士，这种感情瞬间就战胜了恐惧。”谢泽荣说。

“如果回不来了，大家会记住然然有个伟大的妈妈。”2月7日，坐上开往双流机场的逆行大巴，看着站在银杏树下一动不动送别的丈夫一点点变小、消失，谢泽荣的内心百感交集。平日里，她是一名工作兢兢业业的党员护士，曾是一位罹患过癌症的病人，还是一个

“武装”的医护依然紧张有序地战斗着。

第一天工作时，谢泽荣轮值深夜12点到4点的晚班。在清洁区，她见到了已经工作一整天的护士长，仍在监督新到的医护人员做好隔离，让她觉得无比安全。

进入隔离病区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所有医护人员都要经过培训，严防被感染。“口罩要戴两层，还要用胶布贴住，护目镜要尽量密闭，完全隔绝皮肤暴露。一整套穿上后，会有种窒息的感觉。”谢泽荣回忆。

虽然二月初她所在的医院物资已有基本保障，但战友们仍然很珍惜防护服，进入病区后五六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交接班完毕，消毒、更衣。谢泽荣带领四个组员有条不紊地开始工作：给危重病人完成俯卧位到仰卧位的大翻身，并且查看病人全身皮肤是否完整，双肩、骶尾部、双脚足跟

水胶体敷贴保护得很好，几个微泵、呼吸机、心电监护都在有效工作，输液也按计划进行，治疗有序开展。

严格防护的隔离病区禁止家属和护工进入，重症患者又大多是老年人，护士们除了在治疗护理上细致入微，还要担任生活护理的工作。

谢泽荣每天巡查病房，要为病人整理床单，洗衣服，给无法自理的老人喂饭，洗脸洗脚剪指甲。医患关系特别融洽，几位病人从防护服背后的姓名认出谢泽荣来时，会一个劲儿地夸她认真负责，连整理床铺都有一套标准。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对确诊的母子。41岁的儿子从未把自己当作过病人，每天反复询问的，都是重症母亲的各种指标。谢泽荣在给这位65岁的老人做治疗时，目睹了老人在儿子的不断呼唤下，慢慢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生命的力量前所未有的直接击中了她，但她只能拼命忍住眼泪，以防泪水模糊了护目镜和面屏。

这样的时刻还很多。尽管护士的工作很琐碎，但看到病人渐渐好起来，脱呼吸机、脱面罩、脱鼻导管，再自主呼吸，是最开心的时刻。

汗水与泪水交织的这61天，每一位医护人员都用尽全力去战斗，每一个病人也用强烈地求生欲回馈着大家的努力，谢泽荣战斗的24个病区总收治109人，死亡两例。她说，我们没有放弃任何一个病人，许多80、90岁的老人都康复了，这对医护人员来说是最大的肯定。

4月6日，华西医疗队接到撤离通知，此时离武汉解封还有两天。临别之际，病人争相与朝夕相处的医护人员合影留念，驻地酒店的厨师们敲起了锅碗瓢盆，小朋友们走上街头举起了自己画的送别牌子，特警列队敬礼目送大巴离去。

谢泽荣看到一个骑着电瓶车的武汉市民，特意停下来向她致敬挥手，阳光洒在他身上，天是不一样的蓝。



▲4月18日，王金良在教室里为开学做准备。

新华社记者郑梦雨摄

疫期上网课，这位乡村教师每天步行二十里收送作业